

22/8

8

者不能。有以相通。聞一止能知。則不能。屢中而其。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聖

人不是只教子貢知。不期他有所知。以行。子已。是行了。底人子貢

是知了。方去行。底人不可因知行分說。便判然作兩件。多學而識者

文章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也。朱子云。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

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爲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孔子實是

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指多學而識。爲從前杜用工夫。則四書中

所云多聞多見博學詳說者。皆誤人矣。須知博文所以約禮。詳說所以

反約。學識二夫自不可抹。晚石云。夫子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

以博文約禮。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師弟遠宗

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變。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充尋一貫

而後與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專文。第。顛倒。

學也。○愚按此是聖人自言其知不是聖人自言其盛多學而識足求知工夫一以貫之是無不知本領講書或以虛靈不昧物至即照解一貫如此則空洞無物又不得以一名矣此只可說聖人心體至云一以貫則實在有一箇道理貫去不可說入空虛作良知家言使人有廢學之患也。○時又將一與多對貫與識對竟將識字作知識識字認不通敘方以爲然而忽以爲非子貢殆將悟矣天子遂迎其機而決之曰予非多學而識者也蓋萬事萬物之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理旣明而萬事萬物之理都以此一理貫通將去而無不知其所以然者也今而後賜其有以會厥本原矣乎

知德章

旨玩註意不徒重在知字重在德字只就人泛論却是教三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
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解知非聞見之知。蓋體之深而見之真也。知則足於中而無慕於外。
自無入不得矣。尙有慍見之事乎。○不曰知道而曰知德。知在行先曰
知道。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曰知德。則此道實爲我有而
知之也深。○愚按註疑衛靈至此皆一時之言。然多學章似無可據。勿
泥。

敘夫子呼子路而語之曰。由義理有得於己之謂德。實有此德。自真知
其味。而其他窮通得喪。舉視之淡然矣。我思其人亦鮮矣夫。

無爲章

旨註分兩節。一說聖人德盛民化。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說。裕堯得人。
此是舜之所獨。意與無憂者惟文王相似。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
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
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解或問舜之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朱子曰此
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位則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無他事
也○上二句便已說盡恭己句只撇足上句形容其無爲耳是想像語
不是推原無爲之本恭己正南面五字拆開不得只作一答字看故註
云人之所見如此艾子子謂恭己所以無爲與夫何爲而已矣語氣不
合帝王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意之旨也○**愚按**不切際遇
如何獨推舜偏重德者非紹堯二意說在上二句內夫何爲哉想慕餘
情語氣與必也射乎相近呆講不得而已矣者謂不過如此而已地無

所爲也。仍是說無爲。有重講王敬。謂君身無爲。而君心有爲者。殊爲不合。

敘子曰。自古帝王致治者多矣。皆未免於有爲也。若夫無所作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蓋德盛而民自化。本無爲之之勞。又紹堯之後。開創者在其先得。九官十二牧以爲輔。分任者在其下。遭遇之隆。尤可以無爲也。遙想其時。夫果何所作爲哉。亦惟是垂裳端拱。恭己以正。居南面之位而已矣。此外復何事也。德盛而過。尤隆。此則舜之所獨也。夫。

問行章

旨此見利行之道在誠。忠信篤敬。只論可行之道。參前倚衡。方是真能忠信篤敬。非別一層也。○忠是表裏如一。信是前後如一。皆有實也。篤是謹厚而不輕躁。敬是戒懼而不放肆。皆有常也。合之只一誠也。言行。

爲行之樞機。已誠。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張問人之涉世。不能有通而無阻。如何便使人入信。隨處皆行得去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解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是如此說。心內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于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篤字訓厚。是不輕浮。不游移。不刻薄意。篤自篤敬。自敬。○**愚按**言忠信則言而人莫不信。行篤敬則行而人莫不服。

挾智任術。暫若便利。久之而處處皆窒矣。敦本立誠。非曷涉世久之而處處皆通矣。孰巧孰拙。身歷自知。

敘子曰。言行二者。爲涉世之樞機。苟其言忠。誠信實而無僞。其行篤厚。恭敬而有常。則言焉而人必信。行焉而人必悅。雖蠻貊之邦。亦可以通行而無碍矣。況其邇而易格者也。否則言不忠信。而欺人行不篤敬。而任術。則人皆疑之。畏之。雖州里之近行乎哉。子而欲行。亦惟立誠之是務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舜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于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立與在與。只是舉兩件類別。見存誠之至。念茲在茲。無少間斷。覺實

有箇道理。鎮在目前。不相帶去也。二則字有境在。是心。卽在。是意見。非目見。是心見。○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念念不忘四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夫然後行難詞也。言必如此。然後行不如此。則不行。豈可以襲取而強爲哉。不可說效驗。○參前倚衡。不是豫意。是常意。豫是先時而然。常是無時不然。○愚按。玩兩則字。口氣是定。要如此之意。註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益極形其服膺之久。心中自然不忘。不是我要離他。他自不離我也。○水不言寒。而人信其寒。火不言熱。而人信其熱。惟其純也。否則百誠而一僞。卽其百舉可疑矣。其能行乎。

敘然行固在于忠信篤敬。而忠信篤敬。又非可以有所間斷而不純也。必也隨時隨地。顧諟不忘。卽如一立也。便要如見忠信篤敬。參對於吾之前也。一在與也。便要如見忠信篤敬。依倚於吾之衡也。刻刻不忘於

心然後無一言之不忠信。無一行之不篤敬。而隨在可行也。不然立誠之功。有合而有離。則涉世之間。亦必有通而有塞矣。子其勉之。

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直澤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解書紳亦是能留心於誠。不可貶他。

攸子張深佩夫子之教。而書之于紳。以觸目警心。是亦參前倚衡之意也。殆亦進于誠矣。

直哉章

言此表二大夫之賢。就衛言。衛都是彰著其美。非品第其高下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解稱史魚難在邦無道如矢下節亦重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沽名者或伸節於治朝而未必無懼禍之念惟無道之直亦如有道所以爲難好進者願托於明時而未必有恬退之念惟無道則藏而不一於仕進所以爲難○**愚按**兩人所處皆無道之時上一句不過陪說耳勿泥看○直不但諫諍尸諫事特舉一以爲証耳

敘子曰衛多賢臣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爲人乎凡人之直僅能直於治朝而不能直於亂世而史魚不然邦有道其直固如矢矣邦無道而其盡忠極諫無所屈撓其直亦如矢也是則眞直也已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解懷之之字。不作道德說。只作斂身而退。一可字。見當隱卽隱。無所係戀。意蒙引云。可猶能也。伯玉周旋四朝。未嘗卷懷。故曰可卷而懷。見非能進不能退者。○卷懷非止隱遁也。就他作用。韜晦。不露鋒穎。以撓禍患。此亦是他涵養處。○着一可字。是概論其人耳。不必指事以實之。○獻公出入。伯玉皆不與知。以此爲卷懷。則膜視其君者。可以籍口矣。在伯玉當日事勢。或必有處。但勿引此作卷懷之証。隨治亂爲出入。合乎行藏之宜。非成德不能。故曰君子。○**愚按**伯玉仕衛。未曾行道。兩句。但以仕止合宜。言不言行道與否。○靈公之時。不可云有道。然知人善任。

朝多君子亦可仕也。伯玉未嘗卷懷。然所以周旋於闇王亂臣之間而克全名節者。大抵卷懷之妙用。都要活看。總之仕止得宜。只以其學養信之耳。

叙成德之君子哉。其遽伯玉乎。凡人非君子。未免貪戀爵位。可仕而不可止。而伯玉不然。邦有道則出而仕矣。及夫邦無道。則不難引身而退。可以收卷而懷藏之。蓋其學養有餘。自能出處咸宜。合于聖賢之道如此。是則誠君子也已。

可與章

宣此示人以語默之宜。歸重知人之智上。主施教說亦可。知人之可與不可與。總是知人。亦字是急。連上句并說。無側重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解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失人失言。原自兩平。勿因亦字串遞。竟作一貫。○其用工。不在語默上。而在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愚按**或問於此。不啻以教人爲言。則言學言事。俱在內。兼說爲是。○亦有一人。而此事可與言。彼事不可與言者。不限定兩人也。
敘子曰。人之語默。貴因人而施。如其人可與言也。而不與之言。是幸得其人。過爲慎重。而失人也。可惜此人矣。如其人不可與言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置之無用之地。而失言也。可惜此言矣。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皆不智之故也。惟知者有知人之明。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于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而亦不至于失言。人欲語默之得宜。其必求爲知者乎。

志士章

旨志士有志於仁。仁人與仁爲一。其存心。總是以仁爲主。下二句。一正

一反以決其必然。非限定不生而死也。須看註中理當死三字。不貴徒死。此勉人之立節也。言志士仁人如此。則不如此者。真無志而不仁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解兩以字。不要作用力字。解○仁者。人心之天理。心安處便是仁。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殺身成仁。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問成仁與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孔子就本心安適處。

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集說云玩有無二字朱子以爲自人看他說極是謂志士仁人沒有箇那樣的只有箇這樣的○愚按兩人既都是成仁則亦不必多爲區別安勉與慷慨從容等意俱可省○心之所爲仁事之所宜曰義心安處卽是事宜處故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敘子曰人當利害也際甘喪其名節而不顧者則以志不立而仁未全也惟夫志士仁人以心存於仁而利害不能奪苟理有不是心有未安決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者只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者彼偷生苟免者視志士仁人亦可愧也夫

爲仁章

旨此言爲仁之資○愚按爲仁亦自有工夫不徒靠外助而外助亦不可少猶百工之事亦自以巧力運不徒靠利器而利器亦自不可無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解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賜問爲仁是求所以用力之方爲仁二字宜提明畧過不得○大夫曰賢仁已見于行事者也士曰仁仁方見於修身者也兼立心制行言朱子謂友爲親切賢只統言友徑指仁上說然二句亦只平看○嚴憚切磋正講事友是事友精神也非事友後有所嚴憚切磋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是邦活看與至於是邦同○張彥陵曰玩一欲字可見必在已有欲仁之真然後仁賢始爲吾助居是邦三字不閑正要他隨在取益○**愚按**子貢